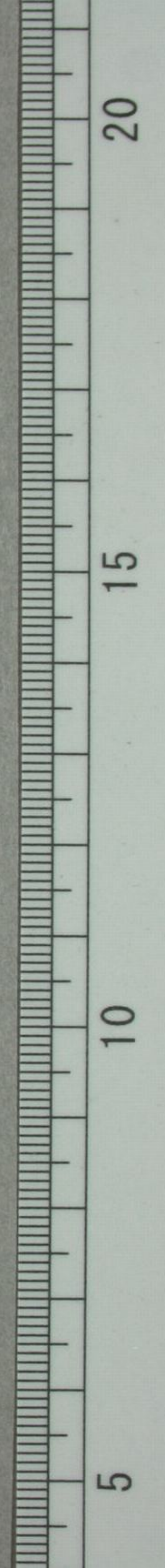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4



文庫11  
D247  
4

新田文庫

010190560720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聖歎外書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一部書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也將網羅一百八人而貯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貴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號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異於今之販夫之唱籌量米之法也者而以誇於世曰才子之文豈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視之則彼一百八人誠已齊臻臻悉在山泊矣然當其一百八人猶未得而齊齊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時譬如大珠小珠不得玉盤迸走散落無可羅拾當是時殆幾非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於此為之躊躇為之經營因忽然別構一奇而控扭魯楊二人藏之二龍俟後樞機所發乘勢可動夫然後衝雷破壁疾飛而去嗚呼自古有云良匠心苦洵不誣也

魯達一孽龍也楊志又一孽龍也二孽龍同居一水獨不虞其鬪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於前文兩人出身下都預寫作關西人亦以望其有鄉里之情也雖然以魯達楊志二人而望其以鄉里為投分之故此倍難矣以魯達楊志二人而誠肯以鄉里之故而得成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一

投分然則何不生於關西長於關西老死於關西而又必破開嚙櫪而至於斯也破開嚙櫪以至於斯而尚思以關西二字羈之使合是猶以藕絲之輕繫二孽龍必不得之數耳作者又深知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書為林冲之徒曹正貫索在手而魯楊孽龍弭首帖尾不敢復動無他天下怪物自須天下怪寶鎮之則讀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為禹王之金鎖也

頃我言此篇之中雖無林冲然而欲制毒龍必須禹王金鎖所以林冲獨為一篇綱領之人亦既論之詳矣乃今我又欲試問天下之讀水滸者亦嘗知此篇之中為止二龍為更有龍為止一鎖為更有鎖為止一貫索奴為更有貫索奴耶孔子曰舉此隅不以彼隅反則不復說然而我終亦請試言之夫魯達楊志雙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來也夫魯達一孽龍也武松又一孽龍也魯楊之合也則鎖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貫索者也若魯武之合也其又以何為鎖以誰為貫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見夫魯達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嘗見之於實事也第一敘之於魯達之口一敘之於張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魯與武即曾不相遇而前後各自到張青店中則其貫索久已各各入於張青之手矣故夫異日之有張青猶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張青猶如曹正則是貫索之人誠有之也鎖其奈何曰誠有之未細讀耳觀魯達之述張青也曰看了戒刀喫驚至後日張青之贈武松也曰我有兩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魯達之戒刀也伴之以禪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間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則第觀武松初過十字坡之時張青夫婦與之飲酒至晚無端忽出戒刀互各驚賞此與前文後文悉不連屬其為何耶嗟乎讀

書隨書讀定非讀書人即又奚怪聖歎之以鍾期自許耶

楊志初入曹正店時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楊志初入店時一寫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入贅等語糾纏筆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斷以魯楊為一雙鎖之以林冲貫之以曹正又以魯武為一雙鎖之以戒刀貫之以張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餘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即又烏能凌跨二三百紙而得知其文心昭耀有如是之奇絕橫極者乎故作者萬無如何而先於曹正店中憑空添一婦人使之特與張青店中彷彿相似而後下文飛空架險結撰奇觀蓋才子之才實有化工之能也

魯楊一雙以關西通氣魯武一雙以出家逗機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讀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報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無兄弟人讀之心傷有兄弟人讀之又心傷誰謂釋史無勸懲乎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死敗子回魂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楊志比及今日尋箇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箇人時再看只是眼睜睜地看着你這厮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止有滿地寫來絕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上文一路寫來都在楊志

字却似在十人分中者當知此句真志有移雲後日月之巧蓋揚志一耶輕去固也然用上四  
 須要一便今楊志自去而讀若眼光所購如始得讀之善讀人也先去了又看四箇人也都去了  
 寫得可發一何熱想他連日十五箇人於路百餘口却一箇人也先去了又看四箇人也都去了  
 又寫得又好笑那十四箇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箇箇爬將起來到地涼快坐口裏只叫得  
 遂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揚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  
 已做出來了且通箇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  
 身各自去掃蜂蟻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揚提轄在這里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  
 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  
 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  
 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箇虞候隨衙聽候提拿賊人我等  
 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  
 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此時網上止刺且說揚  
 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  
 箇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揚志走得辛苦到一  
 酒店門前揚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卓椀座頭上坐了  
 他沒英雄無賴却寫出身邊倚了朴刀處處寫寫便寫於今日加身邊二只見竈邊一箇婦人  
 問道字此婦人姓張字通夜與後文對不怪哉客官莫不要打火揚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  
 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箇來更不次第寫得無肉又寫得可憐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

人先叫一箇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亦用三句一疊法疊成奇都把來揚志喫  
 了揚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類出無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揚志道待俺回  
 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真是無賴又沒意思那箇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揚志被揚志  
 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揚志只顧走又無賴只聽得背後一箇人趕來叫道你那厮走  
 那里去揚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月拖着桿棒搶將來揚志道這厮却不是晦氣倒來  
 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箇酒後生也拿條椀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箇莊客  
 各拿桿棒飛也似都將將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厮一箇那厮們都不敢追來便挺着手中朴  
 刀來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箇鬪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得揚志只辨  
 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  
 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箇姓名那揚志拍着胸是揚志他道洒家行不  
 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揚志道你怎地知道  
 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揚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  
 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冲之徒特是楊志曹  
 與林冲水泊交手則此處不問其誰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動  
 副骨開剝推劍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因本處一箇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  
 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箇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箇  
 拿椀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輕輕  
 將水泊雪飛針走線之法因此抵敵不住揚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



對高俅那厮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曾着了那厮的手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茶園裏廨宇前文林冲到滄州公人同別下林冲到此處神完妙絕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著西又不著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箇酒店裏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此一句作者直批上文林冲二字用其精神氣色有跌躍武松文此對看也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箇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茶園子張青出菜園一遇其妻母藥又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日如非魯達已於此處以草塞者欲追中叙述而此打聽得這里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迨那鄧龍入夥回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和俺厮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絲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里沒箇委結既用林冲作鎖一般務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箇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这里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箇厮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

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贊揚魯龍之龍山也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厮併起來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絲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箇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箇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招依小人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箇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四字稍絕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里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箇好漢一發上那厮走往那里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揚志齊道妙哉妙哉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細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細中之細因一句魯達奇包裏便將揚志又提也讀者已忘了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箇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林子二字細不然讀者竟謂從曹正教兩箇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如倒提者用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攞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箇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却三活寫出鄧龍倫

然亦活焉 出只見兩箇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里做甚麼那里捉得這箇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箇小酒店這箇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箇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了綁縛這厮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隣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箇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箇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厮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來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揚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看身是初到不得二乃即刻便是兩位豪傑後人不要得好念實實達揚志已占下一座好窟穴也端的峻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開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為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箇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秃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厮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箇小嘍囉扶出鄧龍來顯是傷傷坐在交椅上曹正揚志緊緊地幫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秃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你走兩箇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揚志撇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得極忙文寫鄧

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箇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揚志擡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如此兩箇正一人正名定位固知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箇小頭目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捉刀者真英雄也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打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簡點倉廩整頓房舍再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非表魯揚二足可安身立命耳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揚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賞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魯達行李包裹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箇廂禁軍曉行午住這回得自在曹正家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箇廂禁軍曉行午字却令前又在苦熱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揚志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箇大膽二字收岡忘恩郭爭功收束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揚志和七箇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揚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箇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厮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衆人揚志和那七箇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箇虞候在那里隨衙聽候捉拿賊人處寫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聽了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濟州下書是下文緊箇東下書是上書報與大師發發發發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大師知道

且不说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箇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北京東京雙通濟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了太師府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大驚幹大驚大驚梁中書見報得強盜太師府尹看了太師府幹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限限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語立等相公要拿這七箇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貨今日東京太

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箇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語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眾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鈞搭魚腮寫來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嘗時都在這房裏換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箇酒肉兄弟既去同胞合母戒二語真有淚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為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字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句寫婦人着急情意如畫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何一聲兄弟取不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追然故反何清恐太急急思特推開去却又隨何濤的妻于乖覺連忙招手說線索又多見江郎才盡也此特反用



何清道懊惱何清道去而不再用妻子收轉之乖覺二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  
字蓋作者贈入之辭不必真謂此婦乖覺如何也  
 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或  
 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箇親兄弟得真說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得真說便叫我一處  
 喫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得真說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  
 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里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得真說阿嫂道你不知為  
 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  
 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  
 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  
 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  
 清道我也誹誑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里地面上好。知而故問者深  
 也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好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纔  
 方說了是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道是販棗子的客  
 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跳躍可喜合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  
 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嘗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痛開嘗不係的是親兄弟痛今日纔有  
 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間嘗捱得幾杯酒喫痛今日這夥小賊倒有箇商量處可謂應以  
而為說現兄弟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箇  
 道理救他跳躍可喜合說了便起身要去危其勢駭人阿嫂留住再喫兩杯那婦人聽了這話說  
 得蹣蹣慌忙來對丈夫滿細說了何清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亦有何清陪着笑臉說道兄弟

久不聞此二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嫂說要兄弟  
字寫得痛人  
 何能救得哥哥罵得好說得透○兄弟哥哥四字是一篇文字骨子兄弟何清道好  
 兄弟三字可數兄弟兄弟二字又上○兄弟哥哥四字是一篇文字骨子兄弟何清道好  
 處休記我問時的歹處須語亦夫兄一字不好○兄弟哥哥四字是一篇文字骨子兄弟何清道好  
 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了三二百箇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說得透  
 一箇兄弟怎救得哥哥說得透何清道兄弟可管了三二百箇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說得透  
 把與別人做好漢願清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有補報你處願清不正教我怎地心寬何  
 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此篇特為兄弟吐氣故上文何清道話不正教我怎地心寬何  
 毆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此句清說更不首肯非故上文何清道話不正教我怎地心寬何  
 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四此  
團隱痛是一心結是作者一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干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  
 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為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哥哥爭涉間嘗有酒  
 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說得透寫得好發榮棟一至再至何清見他話眼有些  
 來歷慌忙取一箇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  
 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間時不燒香痛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  
 兄弟勒捐哥了痛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痛哥若如此我便不說痛既是哥哥兩口兒我  
 行陪話痛我說與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痛何清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  
 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里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

捉在便袋裏了文奇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  
都有在這里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嘗情便了痛語作者痛殺讀者  
便要嘗情何清不慌不忙却說出來有分教鄆城縣裏引出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起擎天好漢  
畢竟何清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聖歎外書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罪浮于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  
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且暮遇之此豈其人性喜與賊為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  
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也吟反詩為小而放晁蓋為大何則放晁蓋  
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  
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本傳之始而初無一事可書為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  
之罪作者真不能為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  
密之至也三更遶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  
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候  
做眼則機密之至也眾人都藏店裏則機密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  
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羣盜而不  
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  
幾足者也

寫朱全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為朱全巧雷橫拙宋全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  
過朱全一着然殊不知朱全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蚤已做過人情則是朱全又讓  
過宋江一着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得妙絕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并非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  
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  
賊人都在上面奇絕之文何清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為賭  
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箇三家客店  
內湊些碎賭博上擲摸出來看他不脫賭字妙絕為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  
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  
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開說  
如畫可保甲法之當行也為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箇月又開說  
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人  
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開說因何認得我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進他因此我認  
得一件事中問又說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箇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是明  
用槍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以吳用之智而不及適以智  
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又開說店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  
里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箇

賭客亦從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  
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只拿了白勝  
正只拿了姓阮的三箇一問便知端的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雜之說無數零星  
何清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  
清稟道畧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則非宋江私放而為誰也○一路極寫機密皆表  
以並無別處走漏消息所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何清何  
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不致聲張機密之至也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  
時分三更時分則人都睡着更更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  
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寫心虛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  
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捆了也不肯招眾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  
床底下見地面不平眾人掘開不到三尺深眾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面色如土就地取  
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又包其頭臉恐或有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趕回濟  
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五更則人都未起皆機密之至更無走漏消息也把白勝押到  
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於白勝所以得與連  
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  
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  
道為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  
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

去女牢裏監收無走漏消息處在牢裏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至公文不另差人機密也着落本縣立等捉覓保正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箇虞候作眼拿人致打草驚蛇走漏消息也不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又特書機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寫得是衆人都藏過則更無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迤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裏坐下喫茶相陪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值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紙墨都省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嘗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羈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一百八人中獨於宋江用此大書者蓋一家例亦所以成當時宋江帶着一箇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

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箇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不便說話宋江明道謹領兩箇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趙避過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箇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箇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做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箇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實封見機密之至也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當案之人猶不容易便說見何濤機密之至無更無處可以委罪也之走實惟宋江放之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箇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字爲句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箇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箇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看他只是口頭說語便令天下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姓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名姓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厮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箇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此

以下入宋江傳皆極寫其權術所以為羣賊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變中捉驚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宋江權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泄於人宋江權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畧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一則曰家務再則曰家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用茶一發我還茶錢看他也離了茶坊飛也似跳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他畧待一待看他也却自槽上鞍了馬捧出後門外去後門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慢行馬慢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攏將去沒半箇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行其為羣賊之魁不亦宜乎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寫心虛莊客道只獨自一箇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箇喏携了晁蓋手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箇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文書來着你等七人道你為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

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大書此語以表晁蓋之入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疎失知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箇人三箇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箇在這裡賢弟且見他一面七箇人三箇虛三箇實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箇吳學究一箇公孫勝實作兩段寫出妙絕又有一箇文字者不重晁蓋赤心白哥保重意正表宋江私放不止晁蓋一人也宋江畧講一禮回身便走寫得矯健可愛囑付道哥色胡可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箇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忙次問為誰只一問辭便活寫出來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箇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千條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箇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箇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一箇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又是兩箇聞名無不聞名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

曾得會三人皆不相識而獨指出吳用者彼固遠來不足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箇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二十六計走為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為上計大書吳用與宋江同却是走那里去好

逐節抽出不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文便說梁山泊且先說石碣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寫吳用有調有晁蓋道三阮是箇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抽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宋江曰走為上着吳用亦曰走為上着如出一口也然則吳用尋思梁山入夥宋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調侃世人語絕倒做官須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箇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早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箇打併了便來

吳用劉唐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箇莊客一發喫了酒食與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上文將七箇人分做兩段兼盡又留作勸不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急狀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箇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口口以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箇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

叫左右掛上迴避牌術低聲稟道術奉濟州府公文為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辨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千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

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下落極似為知縣為何濤而不知其此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箇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又為知縣讚見晁蓋以詳上隨即叫喚尉司並兩箇都頭一箇姓朱名全一箇姓雷名橫他兩箇非是等閒人也又傳當下朱全雷橫兩箇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箇

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箇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都到一箇觀音庵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後兩條路晁莊上有前

有三條路活描出美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開去打他後門他遶前門走了雷橫分絕妙與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話頭也見已生不出一段又不知那六箇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也那厮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也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厮們亂攙便好下手應分妙絕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

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箇捉一箇見兩箇捉一箇寫美真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

我去截住後門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然

路絕一條我聞嘗時都看眼裏了我去那里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此三句說後門

便知不用火把四子輕輕掩入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此三句說  
 更便後門○寫朱全在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箇殺了不  
 則姑以三而事簡速飾之也朱全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土兵先去了不文大驚小怪縣尉再  
 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  
 火把擎着攬又朴刀留客住鈎鐮刀一齊都透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  
 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預作朱未到之前特寫晁蓋  
 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預定走計  
 者所以正私放晁蓋之罪獨歸宋江不得分之二雷二人也此二段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眾土  
 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雷橫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  
 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此是寫朱全看各自放晁蓋原來朱全有  
 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却被朱  
 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註朱全朱全那  
 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  
 客四下里只顧放火註朱全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箇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  
 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詳寫朱全署寫雷橫朱全在黑影裏捉賊不是住在黑  
 火在裏皆成絕倒在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里等多時一腔心事不說里事寫來絕倒○晁蓋  
 那里聽得說與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此一段寫晁蓋推命不得看他不說里事寫來絕倒○晁蓋  
 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此一段寫晁蓋推命不得看他不說里事寫來絕倒○晁蓋

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  
 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朱全穩住雷橫便好自去捉人雷橫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  
 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頭捉賊不是火光筆下兩事人絕一語活現真奇事也雷橫自在  
 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說又不聽得讓  
 問答也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  
 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  
 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與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幾  
 全得見人情雷橫不得見人情甚矣寫來方得明之晁蓋寫宋江一厚人多火難手忙脚亂也○朱  
 知先有宋江早已做過人情真乃夜眼清早又有早行人也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  
 必報此十字矣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雷橫之讓朱全朱全分付  
 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  
 都頭你可急趕是仍寫朱全妙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眾人趕去雷橫之讓朱全  
 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活現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  
 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過美真有一眾土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  
 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亦復自委不復趕也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  
 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箇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  
 叫土兵去趕是縣尉折縣尉睡裏夢裏不知也眾土兵心裏道兩箇都頭尚兀自不濟事近  
 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去了了雷橫也趕了一  
 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朱全事畢後雷橫

也如比回來說道那里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了縣尉和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眾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教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隣舍去解將鄆城縣裏來且先拿隣舍文勢透迤曲折之極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得幾家隣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隣舍當廳勘問衆隣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隣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嘗有擄搶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隣告道若要知道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行文透迤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隣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里得真寫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隣做眼店主人做眼一兩箇處候做眼二兩箇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箇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招七八籍籍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隣舍保放回家聽候非表宋江仁義正見宋江權術然其實則爲一句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又作透知

府道還有那三箇姓甚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又作一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箇便有頭腦不是此一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三

第五才子書施水滸傳卷之二十三

聖歎外書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罵官吏後半幅借林冲口痛罵秀才其言憤激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於裨官又奚責焉

前回朱雷來捉時獨書晁蓋斷後此回何濤來捉時忽分作兩半前半獨書阮氏水戰後半獨書公孫火攻後入山泊見林冲時則獨書吳用舌辯蓋七箇人凡大書六箇人各建奇功也中間止有劉唐未嘗自効則又於後回補書月夜久險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爭先互不冒濫嗟乎強盜猶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無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是裨史也裨史之作其何所昉當亦昉於風刺之旨也今讀何濤捕賊一篇抑何其無罪而多戒至於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賊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賊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慘於遇賊則是捉船以捉賊者之即賊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於船既捉矣賊又不捉而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涼百姓夫而後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賊正是賊要乘涼耳嗟乎捉船以捉賊而令百姓疑其以賊捉賊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涼而令百姓竟指為賊要乘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讀是篇者其亦惻然

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三

中感而憤戢官則不可謂非釋史之一助也  
何濤領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寫來恰似深秋敗葉聚散無力晁蓋等不過五人再引十  
數箇打魚人而寫來便如千軍萬馬奔騰馳驟有開有合有誘有劫有伏有應有衝有突  
凡若此者豈謂當時真有是事蓋是耐菴墨兵筆陣縱橫入變耳

聖歎蹙然嘆曰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當林冲弔首廡下坐第四志豈能須臾忘王倫  
耶徒以勢孤援絕懼事不成為世謬笑故隱忍而止一旦見晁蓋者兄弟七人無因以前  
彼詎不心動乎此雖王倫降心優禮歡然相接彼猶將私結之以得肆其欲為況又加之  
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與王倫頸血相吸雖無吳用之舌又  
豈遂得不殺哉或林冲之前無高俅相惡之事則其殺王倫猶未至於如是之毒乎顧虎  
頭針刺畫影而鄰女心痛然則殺王倫之日俟其氣絕神滅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  
自恣也哉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眾人商議眾多做公的道若說  
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此深感  
論不然安得下文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  
一回好書看耶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間嘗時也兀自劫了人  
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府尹道  
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五百官兵和你一處去緝捕  
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眾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五百餘人做各各自去

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箇點起五百軍兵同眾多  
做公的一齊進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  
村半路上用調度三阮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箇人都在阮  
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好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  
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里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  
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此語非柳耆卿蓋王  
全出於此處報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厮們起來我等休走寫見阮小二道不妨  
家寫我對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擄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  
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不必盡用殺你和學究先生割不難且把財賦老小裝載  
船裏揆揆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四字吳用道可來天無耳不隨後便到阮小二選  
兩隻棹船把娘王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呼七八箇  
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掉船去  
了不且說何濤并捕盜巡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此  
調侃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絕裏面只有些羸重家火何濤  
道且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



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箇快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  
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以其人勝勝還縛其人之身矣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  
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帶記弟兄兩箇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只愛殺  
人放火何至於此量你這廝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  
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絲已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  
娘無人養贍李鬼文中亦有此一句正與今文遙遙相對望乞饒恕性命則箇阮家弟兄道  
且把他來細做箇粽子撒在船艙裏完把那幾箇屍首都擷去水裏去了箇箇胡哨一聲盧葦  
叢中鑽出四五箇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漏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只消小二小  
讀亦不免老大段落且說這捕盜巡簡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  
俗筆不免老大段落且說這捕盜巡簡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  
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星光滿天夾此一句妙又  
人都在船上歇涼不是歇涼之事寫得好笑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  
又是吹得眾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  
得先聽迎着風看時迎着風三字妙是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見眾人道今番却休了  
那大船小船約有百十來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  
好風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村中苦無大船若用小船又不發火勢設身處地算出  
也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  
寫得如畫便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  
裏亦難畫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船燒將來妙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

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寫得如畫便  
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眾官兵只得都透爛泥裏立地爛泥三字絕妙  
應火光叢中只見此三字肩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此劍是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  
泥裏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此劍是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  
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此劍是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  
箇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此劍是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  
漢并這夥人兩岸合來連中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亮裏也疑他軍中相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板相也疑他軍中相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擗死在爛泥裏此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箇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箇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此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漢引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拾上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葦蕩裏第二番完一箇搖着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  
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着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箇詐害百姓的蠢蟲二字奇文  
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是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竟  
醉與老爺正應醉也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  
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擗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窿上算俺們放你回去休得

再來傳與你的那箇鳥官人教他休要做夢，這里沒大路，五箇字裏結果一員巡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浪一篇如奔風激港却不肯便往，故又另請下你兩箇耳朶來做表證。七哥趣人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自藏起一波，其才如許，且請下你兩箇耳朶來做表證。細不枉姓阮小觀察兩箇耳朶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胳膊。之極也。自命自尋路。尋路妙送出路口，尚要尋路，笑上文深入虎口，易也。自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箇打魚的一發都罵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湖村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里，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待朱貴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四字寫出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深表未貴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細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箇小嘍囉划出四隻小船，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此一段俗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留在灘上船裏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層次，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

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是粗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從人路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從人仍發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箇羊，五箇猪，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外邊心內躊躇，裏邊做聲不得，又於外邊自己沉吟，又於裏邊虛作應答，又於外邊自有來的人伏侍，此秀才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此秀才自有來的人伏侍，此秀才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見行文中，獨劉唐此來，是出色寫色，蓋何三勝，阮後來一陣風，二道不，却又着公孫勝先，他便是口寶劍，便把小一七千兩，雙刀兩箇，山歌是此色，寫色，蓋何三勝，阮後來一陣風，二道不，却又着公孫勝先，他便是口寶劍，便把小一七千兩，雙軍燒得，擊此來，是出色寫色，蓋何三勝，阮後來一陣風，二道不，却又着公孫勝先，他便是口寶劍，便把小一七千兩，雙見人中，獨劉唐此來，是出色寫色，蓋何三勝，阮後來一陣風，二道不，却又着公孫勝先，他便是口寶劍，便把小一七千兩，雙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是此直，未江只是部大書，此見宋之，別也。」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

定了坐位付明日排宴已分杜遷宋萬這兩箇自是粗鹵的人句輕。只點一待客之事如何省得  
 只有林冲付山南水亭矣林冲有如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  
 四下灑下蔡莽之怪林冲原是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睜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亦用外  
 用人淚來看王倫應他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睜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亦用外  
 裏見一句看多曲應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睜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亦用外  
 句裏見一句看多曲應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睜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亦用外  
 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  
 相訪冲疾前寫見蓋挺刀押後文中却將未全雷橫夾雜而寫此寫吳用文中亦將林  
 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箇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  
 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  
 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  
 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里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  
 六人一帶坐下只容館中林冲小坐亦不草草深寫林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  
 見蓋性直只說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  
 却與林冲對面却與林冲對面  
 恐武師然想對面恐武師然想對面  
 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  
 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  
 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賦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亦有  
 之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讐一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  
 吳用道柴大官人舉薦到此

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風柴進的麼法敏高休單擒柴有官人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  
 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設會他一面  
 也好相對中見蓋又說開話真是開口開嗔全與林冲不對然上特註云却少不得者正為林  
 其語也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  
 非武藝超羣字反。若非二。他如何肯薦上山  
 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非若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  
 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進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此六字令我讀之駭然蓋精細林  
 活寫出林冲活寫出林冲  
 道他說柴進道他說柴進  
 妙哉妙哉  
 無門無門  
 也做不成也做不成  
 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  
 恐衆豪傑勢力相壓以致歎於臧孫也  
 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  
 我等休要待他發付惡極只八箇字  
 冲自有分曉冲自有分曉  
 冲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  
 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  
 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

晁蓋說道感蒙眾豪傑到此聚義只恨做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  
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  
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眾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  
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做山不納眾位  
豪傑奈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眾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  
冲疾字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得沒聲勢若便踢倒卓  
椅亦就勢舉出有節次有聲勢後一脚踢開卓子擡起身來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  
房稀眼前主句今日晁兄與眾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眼前主句是何道理吳  
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雪晴三限已直說不是看他下壞  
息怒我等自去罷休催之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請頭領  
朝一夕之神旺非一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看他罵人法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  
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箇落第窮儒即何第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學怎做得山寨  
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因辨  
了船隻便當告退之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俗人不知此句之妙便作一句  
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一脚踢在一邊槍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  
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立風搭的火雜雜是寫刀不知是寫人刀俱不知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  
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

晁蓋道感蒙眾豪傑到此聚義只恨做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  
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  
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眾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  
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做山不納眾位  
豪傑奈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眾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  
冲疾字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却得沒聲勢若便踢倒卓  
椅亦就勢舉出有節次有聲勢後一脚踢開卓子擡起身來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  
房稀眼前主句今日晁兄與眾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眼前主句是何道理吳  
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雪晴三限已直說不是看他下壞  
息怒我等自去罷休催之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請頭領  
朝一夕之神旺非一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活看他罵人法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  
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箇落第窮儒即何第胸中又沒文學又奈何學怎做得山寨  
之主盜亦不服也吳用便道晁兄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因辨  
了船隻便當告退之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讀不知俗人不知此句之妙便作一句  
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秀才可憐林冲把桌子一脚踢在一邊槍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  
一把明晃晃刀來起雲湧之勢立風搭的火雜雜是寫刀不知是寫人刀俱不知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  
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

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為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百忙中寫來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箇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里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開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眾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天下人你這嫉賢妬能的賊天下人不殺了要你何用語絕倒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強盜頭猶必若是耶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箇緊緊幫着那里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活秀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再添一王倫天三限去心窩裏只一刀脫察地糊倒在亭上晁蓋見糊王倫各掣刀在手暗器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是耐庵能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鞵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何必聚義堂上只山南水北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為例今日扶林教頭為山寨之主好吳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冲好林我今日只為眾豪傑義氣為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且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眾位肯依我麼眾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入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四

聖歎外書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此書筆力大過人處每每在兩篇相接連時偏要寫一樣事而又斷斷不使其間一筆相犯如上文方寫過何濤一番入此回又接寫黃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攪海後一番攪海翻江真是一樣才情一樣筆勢然而讀者細細尋之乃至曾無一句一字偶爾相似者此無他蓋因其經營圖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後隨筆迅掃極妍盡致祇覺幹同是幹節同是節葉同是葉枝同是枝而其間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風痕露跡變化無窮也此書寫何濤一番時分作兩番寫黃安一番時也分作兩番寫固矣然何濤却分爲前後兩番黃安却分爲左右兩番又何濤前後兩番一番水戰一番火攻黃安左右兩番一番虛描一番實畫此皆作者胸中預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預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別則雖湖蕩卽此湖蕩蘆葦卽此蘆葦好漢卽此好漢官兵一樣官兵然而問架既已各別意思不覺都換此雖懸千金以求一筆之犯且不可得而況其有偶同者耶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紆筆也爲欲宋江有事則不得不出宋江殺人爲欲宋江殺人則不得不出宋江置買婆惜爲欲宋江置買婆惜則不得不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後遙遙數紙而直至於王公許施棺木之日不過皆爲下文宋江失事



出逃之楔子，讀者但觀其始於施棺，終於施棺，始於王婆，終於王公，夫亦可以悟其灑墨成戲也。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眾人，八字讀之說道：據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開口第一句是林冲語，他人不消說。漢文帝與南粵王書，第一句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與林冲第一句是身係禁軍，遭配到此，二語正是一樣文法。然漢文推心置腹，林冲提心在口，一是忠恕而行，一是薄如天應，其厚其配，今日為眾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曾襟膽氣，焉敢相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凶，首惡一書，大題目。林冲今有見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為重，立他為山寨之主，惠寫得豪傑有泰山巖巖之象，好麼？眾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箇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定大計立大義林，今日事已到此，不必推却，若有不從，即以王倫為例。未幾，才易秀才，而不知其非，豈不辜負尖刀？那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叫眾人，就於亭前參拜了，掩簾相與，一面使小喽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林冲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林冲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眾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眾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座定，連日讀水滸，已得十九回矣，直至此時，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林冲向前道：頃在亭上，已今第幾座，是開部第一句，看官都要重添眼目，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諷林冲手定，故復三開部，亦須武官小可，林冲只是箇簷下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天幸得眾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於十字洗出，故謂之狗，今釋苟字，亦應到借云苟狗。

也之苟鳴呼，以其與狗無異，故謂之苟。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為呼聲如斯，言然則不啻且者誰半。位尊師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真道設教，晁蓋道：可笑矣，換晁蓋代之，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那箇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敢占上，還是頭領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此句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法過文，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論功行賞，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此句乃是作者推恐文字直遂故聊，杜遷宋萬那里肯坐，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劉阮序齒，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宋貴坐了第十一位，三箇與上四箇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總結一句有，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分立在兩下，晁蓋道：聽你等眾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眾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難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真是又好晁蓋又好林冲，昭烈之言曰：孤有孔明，如魚有水，其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收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辰綱生，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正家私，就當廳賞賜眾小頭目，并眾多小喽囉，資

當下椎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眾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眾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提備。此只遍尚未曾得周備，故不在話下。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文情如上文遊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箇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箇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師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前已故半載。完林冲娘子○頗有人讀至此處，潛然淚落者，錯也。此只是作書者隨手架出，隨手都是隨業架出，隨業架出，則之事實無沖又焉得有娘子乎哉？不寧惟是而已，今夫人生死亦我今日方讀此書，手哉，然則淚落亦不曾淚落，聖數說錯，乃真錯也。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教頭止剩得女兒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兒完錦兒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如句打聽得真實，迫去待林冲，不如此句，所以深明不是高府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挂念。真豪傑真林冲快活寫出心腹嘍囉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眾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二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挂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

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字分作兩扇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吶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前何濤文出色寫此黃安文且把船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只是三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箇人，有五箇人搖着雙橈，船頭上立着一箇人，五箇人又只是一箇人，頭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繡襖，處貧富之際，令人深感，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箇人，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一箇是阮小七，黃安道：你眾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箇人，兩邊有四五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唿哨了一聲，一齊便回。四字如戲不知視黃團練把手內鎗撻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賞，那三隻船前面走，既不來，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又不後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三三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文情變詭，令我不可測，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答道：蓋向口，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箇人，只是五箇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只是七隻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只是三頭牽一條大筏，索橫截在水面上，只是條筏索，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只是灰瓶子，眾官軍只得棄了船隻。

下水逃命我眾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一路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此船定是吳用留心者也不得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眾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眾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十數都只是這三五箇人三五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又似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且留首級回下首級如何啾飯耶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四五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字法之奇者如肉雨箭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箇箇都撲通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完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他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喝道不要掙扎一時軍人能識水的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事曰掃蕩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匹馬齊來接應寫晁蓋吳用公孫勝宛然是箇中軍真有不勞而定之體然又特特截過吳用者蓋深喻一行謀於九淵發於九天福密之地非可以示人也讀水滸有極大學問後世其念之也哉

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眾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緞疋賞了小嘍囉計多馬匹點簡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冲的功勞明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晁蓋道好兄弟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不重在晁蓋請人劫掠客商也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特着一可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三阮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攬又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放領了山下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晁蓋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晁蓋晁蓋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晁蓋不曾傷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晁蓋不曾傷人麼小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眾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細眾

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詳前文只見鶴鶴見蓋等眾頭領都上山寨聚義廳上簾簾掌榜棧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絲帛衣服堆在一邊好行貨等物堆在一邊好金銀寶貝堆在正面好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好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好山上山下眾人均分一分好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好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好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好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好不是二事也好見蓋道蓋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為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為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車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眾弟兄的才能眾頭領道皆托得大哥的福蔭以此得采見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十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箇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為人也若論大事則下文體今自為後文波節則此語真是宋江釣餌乃今作者反若置此語於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竟人以此讀書不可不慎歟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擺劃宋押司是箇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粗安必用一箇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里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輕帶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鎗刀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此段最重見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眾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見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

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箇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箇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痊去的五百人無一箇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箇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廝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完濟州太守不在話下且說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官軍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剿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箇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墨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見蓋等眾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濤觀察又損害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

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知之奈何自家一箇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  
有意在此處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  
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春雲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此下  
直至於殺婆惜皆是以宋江在逃楔子所以始於王婆終於王公引着一箇婆子却與他說道  
始於施棺終於施棺凡以自表其非正交只是隨手點染而已  
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說話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  
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里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箇女兒婆惜他那閻  
公平昔是箇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笑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  
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盜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里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  
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箇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  
沒做道理處及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里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里走頭沒  
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里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箇作成一具棺材  
從一具棺材上起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箇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箇帖子與你去縣東  
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  
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  
却做不道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  
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  
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  
面回來問閻婆王婆道再展宋押司下處不見一箇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

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嘗嘗見他散施棺  
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  
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箇衙院不愛他箇至貨有幾箇上行首要問  
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我前  
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  
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箇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  
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勸撮一路只是要宋  
生出殺婆惜來殺之無名便待特倒裝出張三勾搭來又恐張三有玷宋江門人便待特倒裝  
出討做外宅以明非係正妻妾來討做外宅即宋江不允何情願把女與他外西門官門人便待特倒裝  
施棺木來曲折層層次次當知悉是問文不得亦比正文例一榮認真讀也裝出宋江依  
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箇在那里居住  
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寫  
惜衣飾寫不盡却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點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  
得慢了却是為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  
似後生絕如何譬却譬不得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  
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春雲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  
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  
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箇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  
箇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



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眾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是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箇直性的人劉深表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算連帳亦不算不推押司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寫還題中宋江携住劉唐的手唐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要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却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箇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里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倒喫一惱不解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為大膽善心變做惡心畢竟叫宋江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聖歎外書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此篇借題描寫婦人黑心無幽不燭無醜不備暮年蕩子讀之咋舌少年蕩子讀之收心真是一篇絕妙針劑蕩子文字

寫淫婦便寫盡淫婦寫虔婆便寫盡虔婆妙絕

如何是寫淫婦便寫盡淫婦看他一晚拿班做勢本要壓伏丈夫反至壓伏不來便在脚後冷笑此明明是開關接馬送俏迎奸也無奈正接不着則不得已乘他出門恨罵時不難撒嬌撒癡再復將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覺自家沒趣而陡然見有賊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齊收起竟放出猙獰食人之狀來刀時便刀殺人淫時便淫殺人狠時便狠殺人大雄世尊號為花箭真不誣也

如何是寫虔婆便寫盡虔婆看他先前說得女兒佳地思量及至女兒放出許多張致來便改說女兒氣苦了又嬌慣了一黃昏嘈出無數說話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憐惜女兒自非金石為心亦孰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驟見女兒被殺又偏不聲張偏用好言友來安放直到縣門前了然後扭結發喊蓋虔婆真有此等辣手也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何便不須遇着閻婆宋江亦轉入西巷矣○月畢竟是何奈

物乃能令人情思... 司多日使人相請... 看得到老身薄面... 縣裏事務忙擺撥... 他便了直恁地下... 去便把宋江衣袖... 靠着押司外人... 押司便便了些... 和老身去走一... 你放了手我去... 地這等直性... 手一攔說道... 兒你心愛的... 着盞孤燈正在...

只道是張三郎... 也罷老娘先打... 照見是宋江... 得再上樓去了... 婆惜在床上... 了當絮絮... 兒一場官司... 裏自有五分... 臺慢帳... 羅慢帳... 上放一箇錫... 實用上得... 或用着... 宋江便向... 在這里我兒... 量我如今不... 是當面... 哉當面... 因嘴硬而... 今古皆然...



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此句放下床，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便算到同坐亦是不不得已。不要焦躁那婆娘。那里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而思其次也。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數番作一篇。烟波閣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與婆用。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里，春雲買些藥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話既不陪話，便換作女兒同坐。及至又不同坐，便隨口插出陪坐二字來。却又我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倒拴一句，不要怕羞，撞得女兒金枝玉葉，相似妙哉。婆也。先不肯來，既又立住，既不坐，樓上既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又要逃走，見宋江之不必殺婆也。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之細文。宋江暗忖道：那度婆倒先算了我，且說閣婆下樓來，先去窺前點起筒燈，窺裏見成燒着一鍋脚湯，再轉上些柴頭。之細文。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藥品，鮮魚嫩雞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香半鑊子在鍋裏溫熱了，傾在酒壺裏。之細文。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筋，一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春開了房門，細搬將入來，擺滿金漆桌子。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寫閣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翁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說得女兒嬌。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的，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視中先那婆子倒笑起來，一箇笑字。一嚇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飛一語，大言笑矣。便如押司是箇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飛一邊去，宋江道：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看他三四轉，如盤珠下女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意喫了一盞。婆子笑道：看他不開，兩箇笑字。○不好押司莫要見責，問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張三打疊起，明日告訴矣。下不得，不說出話來，正看他飛燕掠水，只是一點兩

點真是絕。外人見押司在這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又他箇緣故，又權得女兒。胡言亂語，放屁辣臊。塗得妙，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又他自已說，又是勸喫酒，教不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次復勸之，飲之復插入三。我飽了，喫不得，閣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即苦心之婆，匠心之文也。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來，喫了半盞。九展婆子笑道：三箇笑字。○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纔見肯喫酒，便輕輕押司也滿飲幾杯。通過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失救地，再下樓去燙酒。春雲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勸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窺前喫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為明早失救。真是妙手。鑊了大半，鑊領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甚字寫。○增弄裙。這婆子哈哈地笑道：四箇笑字。○此笑字上增出。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越趨越鬆，戲贈管夫人詞。哈笑二字寫婆子帶酒，好一畫。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亦不。妨。泥裏也有。了我將末一齊打。破再團。再練。再捏。一箇。我。那。時。節。我。泥。裏。有。他。本。直。下。來。二。哥。下。了。一。頓。飯。接。去。極。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處此。他。母。女。兩。箇。再。作。一。頓。飯。接。去。極。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處此。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却不要。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嚙正在那里，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却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春雲十。如嘗在街上只

是幫間嘗嘗得宋江齋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只為明日奪放宋江恐有突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避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帳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借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箇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里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喫一逕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胡梯邊之文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第五箇笑字只是第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箇都低着頭那婆惜坐在橫頭卓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嘖書分作兩行寫又過接之法也唐牛兒閃將入來看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箇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弩又不要走見宋江之唐牛兒是箇乖的人便瞧料春雲十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这里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番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料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管政半裏調大爺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妙語隨口而有甚麼事發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箇是知縣相公緊緊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

葫蘆兒一般卻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攏撥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嘗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跟踉蹌直從房裏又下樓來春雲十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又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擰出簾子外去總為明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卻把兩扇門關上拿拴拴了口裏只顧罵之文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為明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紅道押司沒事係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糖酒喫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街卧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春雲十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此句已不我猜着你兩口多時不見一定要蚤睡收拾了罷休無數收拾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細婉之文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會見真實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醜春雲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蚤睡又作餘波蕩漾誠恐寂然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己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六箇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再作一餘波却便順手趣筆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之細宋江坐在杌子上暖那婆娘時復地歎口氣約莫已是一更天氣更那婆娘不脫衣裳又活朝拾帶地便上牀去自倚

了繡枕，紐過身朝裏壁自睡了。○春雲十六展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依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夾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卓子上，○春雲十七展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春雲十八展以二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邊欄干子上，○春雲十九展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脚後睡了。○春雲二十展展半箇更次，○春雲二十一展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春雲二十二展以後事來，真是神化之筆，○春雲二十三展一晚要宋江攆岸就船，○春雲二十四展至此忽然掉船就岸，古今無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氣男子，被此笑縱擒多少。○春雲二十五展宋江起來，面盆裏冷水洗了臉，盆裏便穿了看三更，○春雲二十六展交四更酒却醒了，○春雲二十七展四更到五更，○春雲二十八展宋江起來，面盆裏冷水洗了臉，盆裏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春雲二十九展讀書之數也，○春雲三十展必至王公湯藥邊，始知夫却鸞帶，則斯人者，其亦不必與於而眼光漏落者哉。○春雲三十一展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曾睡着，聽得宋江罵時，紐過身，○春雲三十二展回道：『你不羞這臉，○春雲三十三展開口却為兒宋江，○春雲三十四展不往故又作撒嬌，○春雲三十五展罵一句笑猶不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地如畫，○春雲三十六展寫此一句，○春雲三十七展正為嬌勢，○春雲三十八展失救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絲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春雲三十九展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春雲四十展妙絕。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遶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春雲四十一展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好，就竟上坐了，那老子濃濃的奉一盞二陳湯，○春雲四十二展通與宋江喫了，○春雲四十三展驀然想起道：『時嘗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春雲四十四展具棺材，○春雲四十五展具棺材，○春雲四十六展不曾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和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春雲四十七展宋江便道：

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里，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嘗觀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春雲四十八展前番問婆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春雲四十九展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為念，○春雲五十展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春雲五十一展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春雲五十二展因此不會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嘗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春雲五十三展一句，若被他拿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遶回閻婆家裏來，且說這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吧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蓋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襖衣，○春雲五十四展細婉之文，○春雲五十五展與前不盡，忘了鸞帶在這里，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春雲五十六展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春雲五十七展便把手抽開，望卓子上只一抖，○春雲五十八展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拿起來看時，燈下焰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

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醜語只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香雲二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慢慢地插在招文袋裏。自言自語中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三字妙絕不更從宋江邊走來樓下呀地門響，牀上問道：「是誰？」門前道：「是我牀上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這邊也不回話。」一逕已上樓來，一片都是聽出來的那婆娘聽得是宋江了，慌也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有影燈漏月之妙靠了牀裏壁，只做齣齣假睡着。春雲二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噪，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道：「你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里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干上，這里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唔，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不是我，是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曾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情事一畫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

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問嘗也只嘆老娘和張三有事，寫至此便覺承當他有些不是要你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駭語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春雲二宋江道：「你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春雲二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春雲二婆惜道：「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春雲二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春雲二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欸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來送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拿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春雲二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貓兒不喫哩。」春雲二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確是識字看曲本婦人口中語你待瞞誰，便把這一兩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贓時，快鎔過了與我。」春雲二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此冷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曾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曾有這金子。」駭宋

江聽了公廳兩字，春雲怒氣直起，那里按捺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活是冷嘲，婦人語。宋江道：「你真箇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箇，不還。」婦人語。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里，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里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見奪之久，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春雲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真有龍跳虎臥之能，宋江之殺從婆惜叫中來，婆惜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之叫從鸞刀中來，作者真已深達十二因緣法也。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的落在枕頭上，連忙取過招文袋，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何不早燒了，聖人讀至此語，歎云：繫上鸞帶，帶繫了，只不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夢中醉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寫來如畫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迤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廝撞，問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字結夜來六笑字，絕倒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妙又酒性不好，妙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成精只是老身無人養贖，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

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成精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棺材又具一具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隣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箇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成精宋江道：「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之文宋江與閻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里，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為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里沒箇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寫來番則牛兒此時便是驚生人，今却令讀者皆與牛兒厮熟也。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氣來，本是爲了今早毒氣却偏寫做爲了夜來，唯氣願生，出今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提着手公兩用，前後用，早奪人如此用筆，真令人尋覓不出。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提着手公兩用，前後用，盤子妙。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里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絲，四字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箇滿天星，夜來亦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里得

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閣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披麻救火惹焰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二十六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一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終不復彈後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爲之嗟歎彌日自去我獨不得與之同時設復相遇當能知之嗚呼言何容易乎我謂聲音之道逼乎至微是事甚難請舉易者而易莫易於文筆乃文筆中有古人之辭章其言雅馴未便通曉是事猶難請更舉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試開爾明月之目運爾珠玉之心展爾梨花之舌爲耐菴先生一解水滸亦復何所見其聞絃賞音便知雅曲者乎卽如宋江殺婆惜一案夫耐菴之繁筆累紙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於殺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獨欲宋江離鄆城而至滄州也而張三必固欲捉之而知縣必固欲寬之夫誠使當時更無張三主唆虔婆而一憑知縣遷罪唐牛豈其真將前回無數筆墨悉復付之唐棄乎那夫張三之力唆虔婆主於必捉宋江者是此回之正文也若知縣乃至滿縣之人其極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於捉者是皆旁文踴蹴所謂波瀾者也張三不唆虔婆不稟虔婆不稟知縣不捉知縣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現蓋張三一唆之力其筋節所係至於如此而世之讀其文者已莫不嘖嘖知縣而嘖嘖張三而尙謂人我知伯牙嗟呼爾知何等伯牙哉

寫朱雷兩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法又各不相照各要熟瞞句句都帶跳脫之勢與放走屍

天王時正是一樣奇筆又却是兩樣奇筆才子之才吾無以限之也  
話說當時眾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眾做公  
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  
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箇女兒喚做婆惜與宋押司做外宅昨晚間我  
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  
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  
這厮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擔碗酒喫被這  
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  
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緣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如何  
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宋江都是知縣亦不是寫左右在那里便喚當廳公吏  
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借得便若非此人則滿縣都引宋江好誰人肯與見說閻婆告宋  
江殺了他女兒正是他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  
地方伴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佑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塲簡驗了身邊放  
着行兇刀子一把在此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眾人登塲了當屍首把  
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  
來再三推問宋江都是知縣亦不是寫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厮如何隔夜去  
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擔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厮左右兩

邊狠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  
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一番張卷三那張文遠上廳來  
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出力請書須心知輕重方一名善樓書人不然者不免有憐憫之語也如此書說已了却見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落不是與婆惜有  
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宋江已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  
江在逃不知去向二番張卷三張文遠又稟道全仗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  
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武松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  
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都是故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  
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  
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通  
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  
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  
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  
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  
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眾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  
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宋江都是知縣亦不是寫眾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  
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眾人賚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

他眾人抄了眾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耍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知縣張三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武松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明可說箇分上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上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武松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全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迤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緣已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各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宋全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都頭雷都頭全出後門雷都頭一過此雷都頭便

人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宋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眾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雷都頭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上朱全道這箇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使自細細地去搜在壁邊細把門來拴了細走入佛堂內去細把供牀拖在一邊細揭起那片地板來細板底下有條索頭細將索子頭只一拽細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細分外出奇見了朱全喫那一驚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為你間嘗和我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箇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蓋着上便壓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里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細解手筆甚妙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沒奈何要瞞主人眼目相公也有戲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見要知此語不是排下雷橫自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宋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先於此處他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里躊躇



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悞  
 宋江道上下司官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  
 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手去細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細還將供牀壓了  
 細開門細拿朴刀細出來說道真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細  
 人只謂此句為朱全自解會看書人便知此句為雷橫出色細雷橫之心與朱全之心細  
 亦不別起一頭只就上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  
 文脫卸而下真好手細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  
 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細却表雷橫用筆朱全雷橫叫攏土兵  
 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眾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  
 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細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  
 裏細宋江那厮自三年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  
 說得過我兩箇奉着知縣台肯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宋都頭你聽我說細  
 雷二八句何防賊聲細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細說故妙朱全  
 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細說故妙宋全我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  
 負他些箇細之句欲失笑也細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全  
 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絲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觀隨即排下  
 酒食犒賞眾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宋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眾人細雷四  
 十箇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  
 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絲兩箇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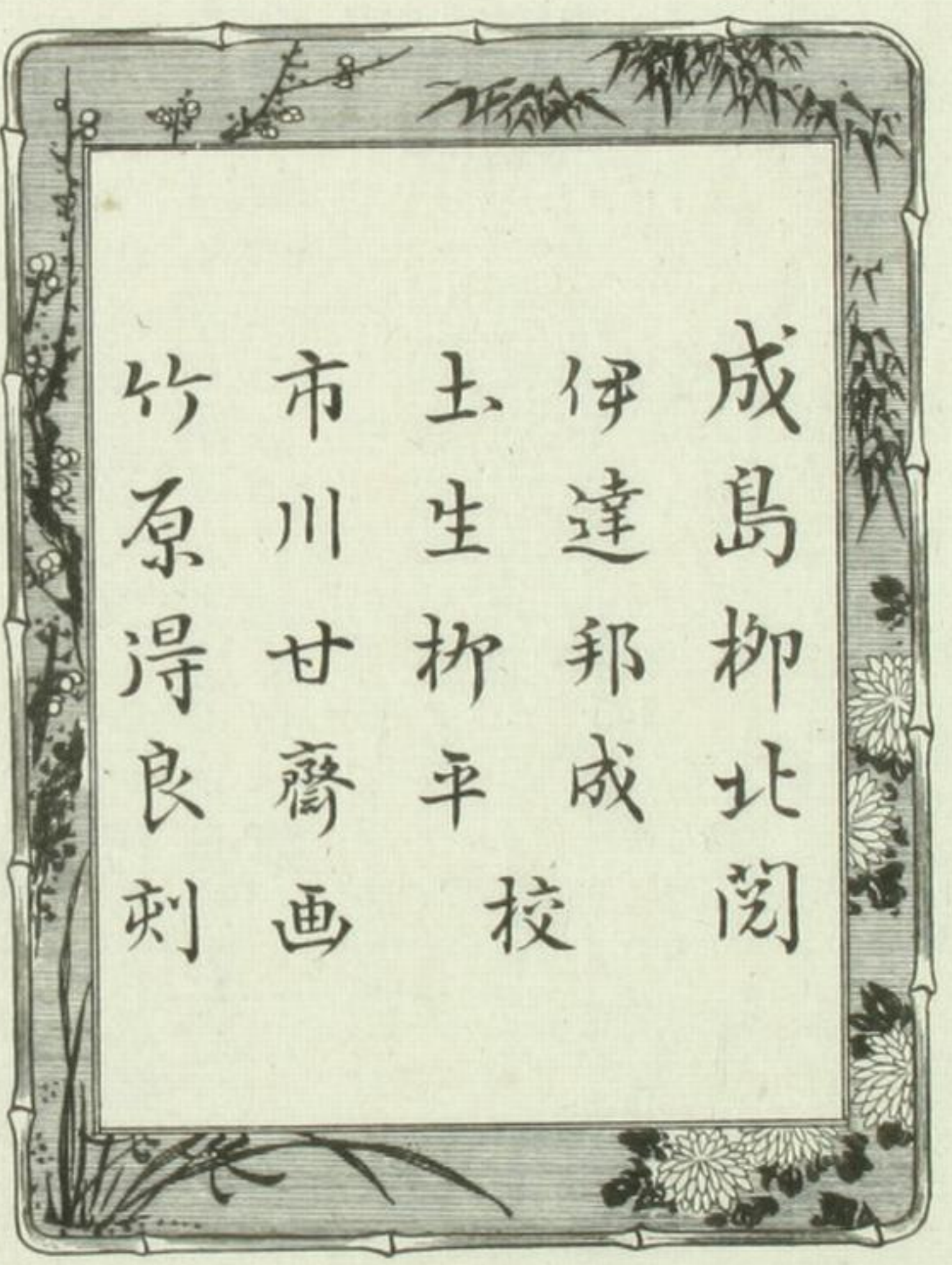
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箇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  
 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細張三  
 四番不在話下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細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  
 不過眾人面皮細況且婆娘已死了細張三又平嘗亦受宋江好處細因此也只得罷了細上  
 風即轉得米即罷之文不在此近日細既已走了張三便尋方而張三真得朱全自轉些  
 錢物把與閻婆教細不要去州裏告狀細却因走宋江亦便收拾下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  
 何只得依允了細朱全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細又得  
 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箇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箇故縱兇身在  
 逃眷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細唐牛兒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細且說宋江他是箇莊農之  
 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  
 當道讓仗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  
 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多  
 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  
 這般算的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觀須喫官司此恩不  
 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箇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  
 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  
 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里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  
 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

陽禮笠兒上穿白緞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縲下面纏脚絆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  
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  
煩惱無入處却寫太公灑淚有人處便寫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筆寫成普天下讀書人宋江  
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懇懇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莊客亦有言養兒防老寫宋江分付  
也弟兄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兩打扮寫出離了宋家村兩箇取路登程正  
遇着秋末冬初是收租米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透兀誰的是  
子孫勿寫盡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  
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透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  
思想他雖和我嘗嘗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中免不  
得登山涉水過府衙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不好喫癩碗睡死人牀不盡苦且  
把閒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  
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  
米不在莊上忽作一折折出下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牛餘里宋江道  
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  
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信反重僕真寫得妙可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嘗說大名只怨  
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妙在莊客慌忙也逕投  
東莊來沒三箇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

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  
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裏裏做一寫出莊柴大官人引着三五箇伴當慌忙跑  
將出來極進書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極進書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  
六箇字有喜極淚零之致真是絕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  
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今  
早鵲噪不想却是貴兄降臨絕妙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  
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細柴進携住  
宋江的手出色書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  
如何得暇來到荒村敝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貫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  
役無間不能設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  
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但不用  
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  
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長兄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  
藏在莊裏此三語却不可若果如是柴進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箇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  
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箇換了洗浴的舊衣裳從間處看筆作者真正才子兩箇洗了  
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出  
人坐定有十數箇近上的莊客并幾箇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飲出色書柴進再三勸宋江

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箇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廊下，來俄延是着。看他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箇大漢，因害瘡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鉢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跣在火鉢柄上，把那火鉢裏炭火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武二何必害瘡，聊借作過此紐便當不用故順手便寫一句驚出汗來，夫以武二之神威，可至炭火驚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翰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武二驚一驚，正分說不得，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過，如今却聽莊客撒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有勢那莊客撒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故恰好也。報便不及矣。柴進如何却在這裡開那莊客，便把跣了火鉢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殺問他敢比得我鄆城宋押司，他可能？」三字正接下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八字却因柴進大笑，便說不完妙妙。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得，江湖上久聞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是箇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正接上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六箇字不必廢括宋江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邊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

你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箇也不是。」五字是驚出，與前端的想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好武，納頭便拜。武二好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早真是驚出，展來之語，說得口順，已成爛套，耐菴忽翻作不信，相見也。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來？」好武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何處人氏，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聖教有罪了，半日且聽下回分解。



明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翻刻御届  
同 年六月出版

出版人  
札幌縣士族 伊達邦成

同  
神奈川縣平民 児島治平

同  
東京府平民 内野彌平  
東京府下芝区字田川町拾番地

神奈川縣下相模國高坐郡大谷村五拾番地



